

2

绝地重生

13年2个月23天11个小时的
环球旅行记

THE EXPEDITION: The Seed Buried Deep

【英】杰森·路易斯 (Jason Lewis) / 著

龙彦 马磊 / 译

BBC、NBC、CNN、《泰晤士报》《旧金山纪事报》《波士顿环球报》《卫报》《独立报》
等38家媒体倾力报道，国内最大影视翻译团队——人人影视字幕组热情翻译！
用13年换取一次令人热血沸腾的旷世旅行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THE EXPEDITION

2 : The Seed Buried Deep

绝地重生 13年2个月23天11个小时的 环球旅行记

【英】杰森·路易斯 (Jason Lewis) 著

龙彦马磊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地重生：13年2个月23天11个小时的环球旅行记 /
(英) 路易斯著；龙彦，马磊译.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5.4

书名原文：The expedition part two:the seed
buried deep

ISBN 978-7-5108-3616-9

I. ①绝… II. ①路… ②龙… ③马… III. ①游记—
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4568号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4-4617

THE EXPEDITION BOOK 2. THE SEED BURIED DEEP.

Copyright © 2013 by Jason Lewi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BillyFish Books.

Published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BillyFish Books in conjunction with his duly
appointed agent and co-agent 2 Seas Literary Agency and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www.ca-link.com)

绝地重生：13年2个月23天11个小时的环球旅行记

作 者 (英) 杰森·路易斯 著 龙彦 马磊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940毫米 16开
印 张 16.2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616-9
定 价 36.00元

1995 年 9 月 10 日，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50 号公路

我躺在路上，双腿严重受伤，一英里开外，一辆破旧的日产小卡车挡在一辆银色凯迪拉克前，迫使凯迪拉克停了下来。一个留着铅笔胡的西班牙裔男子走了出来，向大车走去。路过的司机也许会以为这里正在上演劫车案。毕竟，这里是多格帕奇，是以暴力犯罪著称的地方。而事实是，艾德·阿波达卡吓坏了。他和他的小女儿刚刚目击了一场严重的肇事逃逸事件——凯迪拉克撞上了一个沿着路肩轮滑的人，撞得那人飞上半空，翻了个身，就像个布娃娃。

艾德害怕得不得了。他们肯定吓傻了，以为碰上了一帮偷了车到处乱飏的小混混。干掉仅有的两位目击者，来一出杀人案，对小混混来说也不算什么。透过破碎车窗上的一个洞往里看，艾德以为会看到一把枪瞄准他，不料，却看到一对老夫妇在洞的那头眨巴着眼睛。

“天哪！”艾德大叫一声，他的惊恐变成了愤怒，“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什么？”

威尔伯·莱德的手在方向盘上哆嗦着，他妻子的膝盖上搁着我的背包。
“我们以为是撞到鹿了。”她小声地说道。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然后，一个小个子的男人走到我身边，惊恐地看着我的腿。我还要在这里躺多久？5分钟？10分钟？碰撞造成的休克渐渐消失，我的小腿开始阵阵剧痛。

艾德跪到我旁边：“没事的，小伙子。救护车就快来了。”一个一脸困惑的老人在他后面一边徘徊，一边拍着衣服上的玻璃碎片。另一个司机焦急地拿着手机打电话。

几分钟过去了。艾德继续跟我说话：“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一辆高速巡警车一闪一闪地停了下来。警察跟威尔伯握了握手，然后慢慢走到我躺着的地方，伸出手来，在一个本子上草草地写了起来。

“你在高速路上滑错了道。”他语气平淡，没什么情绪，“你住在哪里？”

这一天可真漫长：误入恶心的饲养场，被一个82岁高龄患有白内障的醉驾司机撞断了两条腿等死（莱德夫妇刚从共济会的一个集会上回来，威尔伯是那里备受尊敬的一位大人物。艾德·阿波达卡在他的证词中说，他从莱德先生的呼吸中闻到了酒味儿，而当时警察一时疏忽，没有对他进行酒精测试。证词还说，威尔伯原本计划进行白内障手术），最后还引来一张罚单。

我闭上眼睛，一句话也不说。疼痛开始难以忍受。

“请告诉我地址。”警察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没有的话我就换一张流浪单写。”

这家伙是在搞笑吗？我心里想着。怎么不去演喜剧。

“他是跟我一起的。”艾德突然插了一句，“你写我的地址吧。”

这位好心人不认识我，但还是自告奋勇地给我根本就不打算支付的罚单提供了地址。

汽笛声打断了本场闹剧，救护车的车灯在我身旁变着脸，一会儿蓝，一会儿黄，一会儿白。两名身穿闪闪黄马甲的急救人员过来了，他们伸出手指轻轻地试探着我的头、脖子、脊柱，然后把我转到担架上。我的两条大腿各挨了一针，麻醉剂起效了，整个下半身开始失去知觉。然后我又被抬上了轮床，抬进救护车。

麻醉剂失效后，我惊醒过来，发现艾德正坐在我身旁，而救护车依旧一动不动。

“怎么还不走？”我吃力地问道。

“你耳朵都被撕破了。他们要确定一下，免得把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给落下。”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一个食腐动物嘴里正叼着我身体的某个部位奔跑，救护人员则在它身后穷追不舍。

确定所有的胳膊腿儿都没落下后，车门终于关闭。救护车加速前进。然后，我思考起来。那天是史蒂夫的生日。要是他看到我这副样子，会说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早跟你说了。”也许他会这样说。

目录

CONTENTS

引言 1

科罗拉多：路上的新成员 001

美国西部：学习重生 013

加利福尼亚沙漠：母亲路之行 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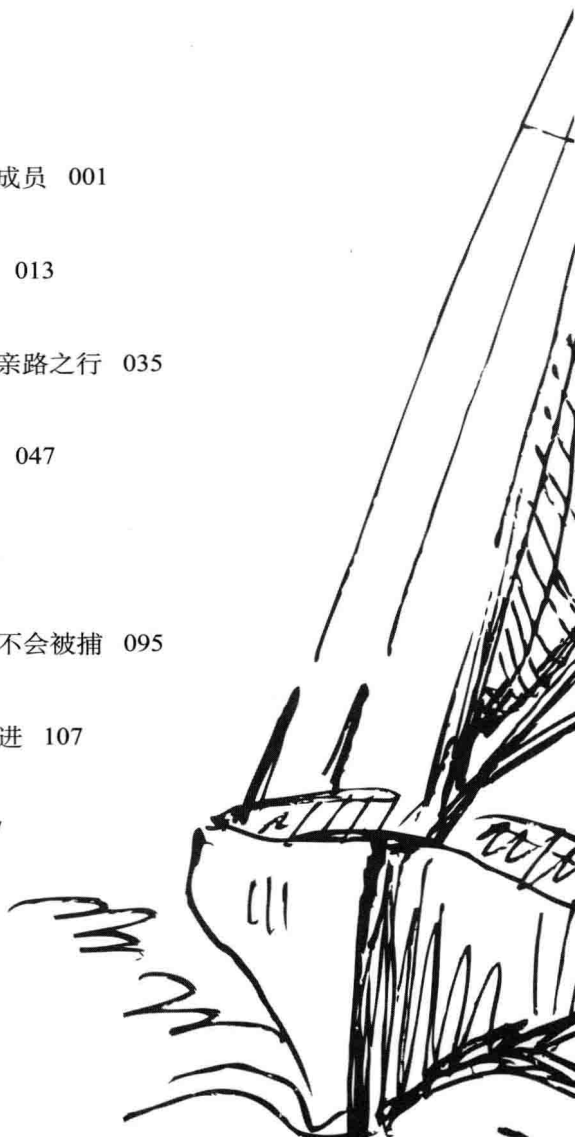
旧金山：深埋的种子 047

中美：巴扎之恋 061

蒙特利的时光：海盗不会被捕 095

太平洋：向夏威夷前进 107

大岛：钢铁伊迪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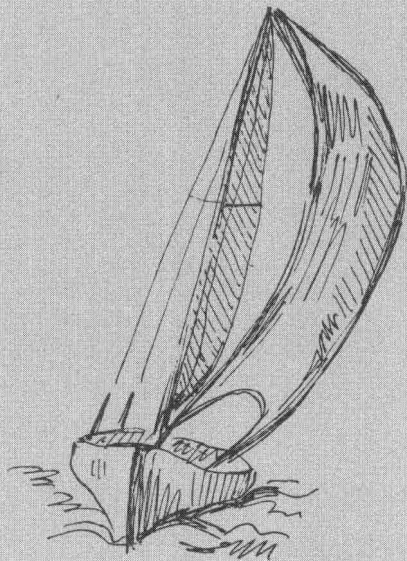


从夏威夷到塔拉瓦：逆流中的煎熬 145

基里巴斯共和国：陌生人的微笑 175

从塔拉瓦到所罗门群岛：食人族的好小伙儿 187

所罗门群岛到澳大利亚：珊瑚海女牛仔 211



科罗拉多：路上的新成员

只有让一个人知道自己像什么样子，他才会变得更棒。

——安东·契科夫 (Anton Chekhov)

24 小时后，普韦布洛，帕克尤圣公会医院

我醒了，到了一个导管世界。我的胳膊、手指、腿、鼻子乃至阳具，全都插着管子——现在，除了屁眼，我其他地方也全都是眼。阳光照进病房，房间里满是医疗器械哗哗的声音。我觉得一阵恶心，天蓝色的墙面和蛋壳一样的天花板扭成一团。这时，一位护士拿着一个大碗，及时出现。

房间又变得漆黑一片。

当我再次醒来时，听到了说话声。

“还好他有背包。”一个鼻音很浓的人说道，“说不定正是因为撞到了挡风玻璃，才救了他一命呢。”另一个人边说变笑，声音很耳熟，“不过，估计他是没办法再做什么菜了！”

斯图亚特。他在这里干什么？

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慢慢变得明亮起来。一个穿蓝衣服的壮汉手里拿着我的烹饪锅。锅皱皱巴巴的，像是被大卡车碾过一样。这个炖锅花了我 50 美分（约 3 元人民币），是在圣彼得堡的二手店买的，这可真是我买过的最棒的保险了，多亏它缓冲了撞击的力量，我才没有在挡风玻璃上撞得粉身碎骨。

对话开始变得愉快起来。斯图亚特正在就遗留在我胫骨里的钛合金棒

条发表第二条建议。后来我才知道，听说我出了意外，他马上就从劳德代尔堡飞了过来。烤肉叉子会把肉都串在一起，那些棒条也一样，它们会把我小腿上的骨头碎片串到一起，直到骨头全部重新连接。

但愿如此。

肯·达尼查克医生的嘴长得像鸟嘴一样，这让我想起了老鹰，整个盘问过程中，我觉得他比较搞笑。他是县里最好的矫形外科医生之一，不过，这儿还有个英国佬，只对那些过时的英国国民医疗保健制度里的医疗方法比较熟悉，就这样一个英国佬，竟然还敢质疑这位医生的专业意见！

“好了，斯图亚特‘医生’！”他咯咯地笑着，“你是老大。我会考虑你的第二条意见，叫我的同事看看那些 X 片。”

这才刚刚开始，我的伤处还要锻造一个特殊的连接物件，这个物件要在手术室里烧制而成，在肯医生每天来到重症监护室探望我的这段日子里，这个物件也逐渐成形。大部分时间，大家的谈话都与我的两条腿无关，话题从橄榄球不出意料地换到科罗拉多州冰球队的当季排名。肯是加拿大人，满脑子只有冰球。

他发现我醒了，高兴地转过身来，问道：“普韦布洛待你还不错吧，杰森？”

这是加拿大式玩笑吗？虽然已经做了多年的美国居民，但这位“流浪”在外的医生，还保留着乏味的幽默感。

“很不错呢。”我沙哑地说了两句，“警察尤其友好。”

肯继续检查血淋淋的敷料，看看有没有原发感染的迹象。出事那天晚上，他就给我做过初步清理，把裸露的骨伤清洗一遍，尽量把里面的灰尘

和碎片都弄出来。在插入一系列的导管之前，要先把化脓的风险降到最低。此后三天，我只能这样躺着，稍微一动，骨头架可能就全碎了。

“看来，是挡板先撞到了你的左腿，撞在了脚踝和膝盖中间。”医生戴着手套，比画着，“杰森，幸运的话，我们可以让你再站起来继续滑。不过，还是要提醒你，你也有可能患上骨髓炎。”

“这个听起来不妙啊。”斯图亚特说道。他戴着他那标志性的皮帽，帽子下一脸严肃，“骨髓炎是什么？”

“骨髓里发炎。”肯解释道。

“治得好吗？”

“这要看感染的情况，我们可以用抗生素治好，但也会有不少并发症。”

“比如说？”

肯犹豫了一下：“这个，感染可能会扩散到周围的软组织里。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你的小腿要截肢。否则，坏疽可能会蔓延到膝部，那样的话，就要考虑……”

我不想再听了。我只听到了“坏疽”“截肢”，这些词以前只在中世纪的医疗术语里听过。要是没了腿，我的大冒险必然要完蛋。我就要一瘸一拐地回到英国，连擦窗户的活儿都不能干了，没法谋生。真是前途一片黑暗啊。

后来，我躺在黑暗中，开始想象一瘸一拐的生活，我想象着：残疾人坐在轮椅上走路，像风一样。轮滑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要是我一次能走一英里，只要时间充足，再走上2000次，就能到旧金山了。不过，其他的顾虑很快就出现了。要让史蒂夫等多久？医药费从哪弄？并且，就算我能买

得起特制轮椅，我能靠着胳膊让它爬上落基山吗？

佛罗里达的南希告诉了史蒂夫这件事。在我住进医院的第四天晚上，史蒂夫和艾尔比从旗杆镇赶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很般配，两个人都晒黑了，一副热恋的样子。艾尔比一头赤褐色的卷发，包裹着她的鸭蛋脸，让我想起了森林里的凯尔特妖精。很明显，天然、冷峻、未加粉饰的美丽并不是她唯一的天赋。

“她可以同时单脚立地、放屁、打哨子吹爱尔兰国歌。”史蒂夫一边得意地说着，一边把她揽进臂弯，亲了亲她的额头。我承认，这的确是个少有的天赋，给她的冷峻加了点儿温情。

话题聊到“意外”这件事上，我就准备挨骂了：“轮滑！我早跟你说了啊，杰森！”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万幸的是你还活着啊，哥们儿。”史蒂夫一边温柔地说着，一边深情地望着我，“我在旧金山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

透过错综复杂的导管，我虚弱地笑了笑，眼中饱含泪水。史蒂夫真是个好朋友，我在心里想，他对我，比我对他要好。

*

棒条插入成功，此后两个星期里，我被绑在了床上。然后，漫长的康复期开始了。根据我的康复护士埃里克的安排，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借助轮椅到达浴室。不过，既然我能下床往别的地方跑，能靠着三只脚走路，也就无须劳烦电子脚部肌肉训练器来维持血液循环了。这是个进步。那个训练器只需将两条腿抬高三度，但斯图亚特有次不小心拨错了度数，直接把我送上了天花板。

整整三个星期，我都跟另一位受伤的病人杰克一起（杰克的盆骨被作业车轧碎了），在四楼附近练习轮椅。如今，我准备从轮椅上下来了。我用威尔伯·莱德的保险支付了医疗费，高达 11 万美元。我欠艾德·阿波达卡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我自己没有保险，此次大冒险估计要淹没在堆积如山的债务中了。

肯和他的妻子凯西继续发慈悲，允许斯图亚特和我住进他们的度假屋——坐落在落基山脉前边的一个 400 英亩的大农场。秋天的第一场雪下来了，覆盖了树木，山麓摇身一变成了冬季仙境。我想，这里恐怕就是地球上最安静的地方了，只有风在小屋四周的黄松林里呜呜作响。

不用照顾我的时候，斯图亚特就会到外面雪深齐腰的牧场上去，给 81 头饥肠辘辘的美洲野牛找点干草。他满腔热情，不知疲倦，精力旺盛，让我很受鼓舞，于是我决定要让自己适应水平地面的生活——用我的背在地上滑行，因为轮椅实在太大了，挤不过小屋那些窄窄的门廊。如此一来，我便成了其他“矮墩子”的瓮中之鳖。威尔逊（肯那只心爱的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伸出舌头，正好可以舔到我的脸。而我的背，角度正好给两只小猫磨爪子。每到周末，我的整个身体就成了泰勒（肯两岁的儿子）的爬梯。

为了避开小屋里的狂热，斯图亚特和我继续之前团队努力的结果，拜访了几所学校。在莱伊小学附近，我们初次遇见艾普莉，艾普莉四十过半，十分有朝气，长着一双清澈的蓝眼睛和一头柔顺飘逸的长发。那个星期，她五年级的学生们正要学习早期探险家和神气的海盗船长的故事，比如瓦斯科·达·伽马、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以及英国的英雄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她想给孩子们见识一下这些年来大冒险都有

些什么变化，尤其是弯刀和大胡子这部分。

人文历史是艾普莉的最爱。她向我们展示了她喜欢的几样印第安文物，比如圆锥形帐篷，还给我们解释了她亲手打造的教学用具是怎样帮助学生了解平原印第安人的游牧文化的。她说，亲身体验是让学习者终身受用的关键：“跟我说，也许我会忘记；给我看，也许我能记住；但如果让我亲身体验，我就能理解了。”

我跟她说，接下来我们打算在科罗拉多聋哑学校宣讲。“只有一个问题，”我焦急地说道，“我们怎么向一群看不见的孩子展示大冒险的路线？”

艾普莉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有个小计划。”这句话，是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最常听她说到的。

后来的两个星期里，她班上的学生们便忙着制作世界地图墙。他们把意大利面粘在上面，代表大陆的轮廓，用干裂的豌豆代表大冒险的路线，用不同等级的盲文砂纸代表不同的人力模式。完成后的地图，简直就是一道超级大餐，在展示那天出尽了风头。孩子们克服了视觉和听觉的障碍，纷纷把这次环球大冒险的地图在心中拼凑起来，他们的手指在变形的地图上拨动着，像蝴蝶的翅膀一样翩翩起舞。

直到那时，我才想到，像艾普莉这样善于消除交流障碍又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也许能让大冒险迈向新的一步，将不同文化的孩子们连接起来。

到了第二年三月，我终于从轮椅学校顺利毕业，能靠着木杖四处走动了。我的右腿恢复得很好，但左腿上仍挂着一个“问号疤”。完成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之后，斯图亚特“护士”便回佛罗里达去了，而我则朝着普韦布洛60所区立学校赶去。迪克·康吉和莎朗·康吉夫妇为人谦逊，在帕克尤圣公会

医院受到过斯图亚特的帮助，他们的小砖房有间空房，于是那儿便成了我的新家。

一天下午，我和艾普莉坐在镇上的一家咖啡屋里，讨论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拍一个世界公民的片子。我跟她解释（或者说，抱怨），这事儿没什么进展。

“肯尼钱不够，没法一直待在外面。”我嘟囔着，“整个计划差不多都暂停了。”

艾普莉知道难处后，想了想，说：“用大冒险的摄像机让孩子们来完成这部片子怎么样？他们肯定喜欢拍电影，要是他们知道世界各地像他们一样大的男孩女孩都能看到的话，会更加愿意。”

我拿着勺子，在咖啡杯底搅来搅去。让孩子们来做制片人，这主意听起来实在太简单了。难道以前没人做过？我很纳闷。在当时，这肯定与所有规则相违背。1996年，影片仍然是由专业摄影师用专业设备拍摄，再由专业编辑剪辑，以保证大家看到高质量、专业的节目。若是全然不顾这些惯例，就必然意味着制作标准下降，拍到的画面可能更多是孩子们率真的日常生活画面，而不是成年人的大特写。如此一来，资金上也能节约不少。

“他们得学学怎么用摄像机。”我回应道，“比如说，怎么稳定摄像机，怎么变焦。顺便说一下，这个主意挺好。如果我们用家用录像系统的话，他们还能帮忙编辑编辑呢。”

6个星期下来，我们拍好了第一部片子：一个10分钟的短片，记录了一群11岁的孩子在科罗拉多乡村的成长生活。莱伊高中的西班牙语老师帮我们吧标题翻译了一下，方便我们拜访中美和南美的学校时展示。随着环